



盖达尔选集

GAIDAR XUANJI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盖达尔选集

GAIDAR XUANJI

(第一卷)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盖达尔选集

(第一卷)

曹靖华 佩秋 梦海 李良民译

张之凡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14号

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 1/8 插页 19 字数 309,000 1959年9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4次印刷

书号: 译0255 (高·初中) 印数 20,501—30,5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2350

定价: (4) 1.10 元

曹靖华 佩 秋 夢 海 李俚民譯

葉拉宋拉蓋

ILHAUX FAG. AG

(第一卷)

上海出版界

出版者的話

阿尔卡蒂·彼得罗维奇·盖达尔(原姓葛烈柯夫)，是苏联杰出的儿童文学作家。1904年2月22日，他生在旧库尔斯克省尔戈夫城一位教师家里，不久全家搬到阿尔柴瑪斯，他就在那里念中学。

在十月革命那些日子里，盖达尔执行当地布尔什维克組織給他的任务：贴标語，发傳单，帮助逮捕反革命分子，并且参加巷战。敌人恨透了他，有一天晚上在偏僻的十字路口把他胸部刺伤了。

1918年，十四岁的盖达尔志愿加入了紅軍，十六岁时已經担任团长了。在部队里他一共待了六年。

盖达尔热爱紅軍，原来打算一辈子留在部队里，可是后来旧伤复发，尽管他假装没病也没有用，1924年他终于以团长名义被編入预备役。他热情地給紅軍写了一封告别信，寄給伏龙芝。这位著名的无产阶级統帥从信上看出他写作的才能，接見了他，鼓励他从事写作。这个劝告，正好跟盖达尔一向的理想不謀而合。盖达尔于是拿起了笔来战斗。

盖达尔 1926年写出了革命軍事委员会，1930年写出了学校，此后差不多年年都有新作品，象：第四座避彈室(1931年)、远方(1932年)、讓它发光(1933年)、軍事秘密(1935年)、兰色的杯子

(1936年)、鼓手的命运(1938年)、林中烟和丘克和盖克(1939年)、铁木儿和他的队伍(1940年)、一块烫石头和铁木儿的誓言(1941年)。直到1941年他牺牲以前，还写下了好几篇前线散记。

卫国战争一开始，他就以共青团真理报战地通讯员身份上前线去。尽管他在前线写出了那些出色的战事特写，可是通讯员他没当好久，这位勇敢而且有经验的战士就参加战斗了。

1941年10月26日，盖达尔带领四个游击队员在坎涅夫附近的列普里亚夫村侦察，被法西斯强盗包围。盖达尔高呼着：“前进！……跟我冲啊！……”就直向敌人冲去，不幸被敌人的机关枪打中，英勇牺牲了。当时盖达尔只有三十七岁。他现在葬在坎涅夫城，在德森伯河边。

盖达尔用枪用笔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。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，他正是他在一次儿童文学会议上所说的那种人：他们狡猾地自称为儿童文学作家，而事实上却在培养坚强的红星近卫军。盖达尔留下了辉煌的作品，它们已经教育了，并将继续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孩子。

这个选集共分两卷，是根据苏联国家儿童书籍出版社1949年的两卷集，参考该社1955—1956年的四卷集编成的，收进盖达尔各时期的重要著作，按写作年代排列。各卷附录的关于各篇的说明，是根据四卷集中费·爱宾的说明译写的。这个选集的大部分译文曾经出版过单行本，这次付排前，都由译者重新修订过。

CHG 48/07





自 傳

1914年8月,那时候我十岁了,爸爸被征入伍,派到德国战綫去。
爸爸从兵营回家告别,头发剪掉了,戴頂灰皮帽,穿双挺沉的、釘鉄釘的靴子。

我家小紅狗卡什坦卡不認識他了,咕嚕嚕地叫,汪汪地吠。小妹妹卡秋施卡一直到底就沒弄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她尽瞪着眼睛,摸摸他的大衣,拉拉他的肩章,笑着說:“大兵爸爸! 爸爸大兵!”

到了分別的时候,大家都哭起来。卡秋施卡知道这不是好笑的事情,一下子嚎啕大哭,象給开水燙了似的。我忍住了不哭。

窗外銅鼓咚咚响,軍乐奏起来,我爸爸就跟补充連上火車站去。

我記得那时候天晚了。火車站上一股刺鼻的煤油味、石碳酸味、安敦諾夫苹果味。那年这种苹果收成好得了不得。

我閉眼就能想起来，那时候火車都开了，可我一个人留在山沟上的小桥上面。

那天傍晚，天空閃耀着奇妙的色彩。

在天边，在飄得很快而又凝重阴沉的黑云之間，閃爍着瑰丽的紫色晚霞。在軍用列車隱沒的地方，在莫罗卓夫卡村那边，看着就象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。这时吻也吻过了，哭也哭过了，火車充当充当响过，嘟嘟嘟嘟拉过汽笛，开动了，走了。“再見吧，兵士們，再見！”兵士們在哭声中，吵着鬧着，吹着口哨，唱着歌，走了。你們將带着什么回来呢？

过了四年他們才回来。

那些沒有变成殘廢，沒有中毒气，沒有給埋在土里，沒有死在加利西亚、喀尔巴阡山、特拉比曾德和里加的人，就回来帮助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工人。工人們为了过好日子，为了幸福，为了各民族的兄弟般友誼，为了苏維埃政权，已經在街壘上作战了。

我当紅軍的时候才十四岁。可我长得又高又大，不用說，我就撒了个謊，說我已經十六岁了。

我到过各个战綫：打过彼得留拉匪帮，到过波兰、高加索、内地的战綫，打过安通諾夫匪帮，最后到过靠近蒙古边境的地方。我看見了些什么，在哪儿进攻过，在哪儿退却过，一口气沒法儿都說上来。可是在我記憶当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：紅軍单独跟全世界反革命势力作战，是多么不屈不挠，对敌人是怀着多么强烈的仇恨心呐。

在基輔附近波雅爾卡那儿，我的朋友，軍官訓練班學員雅沙·奧克修斯快死了，盡說胡話。在他干裂的嘴唇上吐着已經變成淡紅色的泡沫，說了一些已經不大有条理、別人听不懂的話。他喃喃地說：“要是天亮時候換崗。順德聶伯河邊，直上伏爾加河那邊。在那兒把信寄掉。仔細點扔炸彈！永遠永遠不能……完了！不……沒完。不，完了，同志們！”他躺在踐踏過的黃瓜胡蘿卜田壟間，不管他叨嘮什麼，不管他搖頭，噉噉，皺眉，他的意思我都懂得，我都明白，他想告訴大家，而且急于要告訴大家，我們必須今天打白匪，明天打白匪，一直打到死，天亮時候要經常檢查戰地的哨崗；彼得留拉要逃離德聶伯河了；高爾察克已經被趕到伏爾加河那邊；我們的哨兵扔炸彈不及時，所以今天戰果這麼不好；他身上有封信要寄給妻子女兒。這封信我也看見了，露在他破了的保護服的口袋外面。信上給她的當然還是這些話：再見了，記住吧！可是不管今天，不管明天，絕對沒有一種力量能夠摧毀蘇維埃政權的。他說的就這些。

有誰知道基輔附近波雅爾卡那兒的小村子柯茹霍夫卡嗎？真想知道，現在那兒有些什麼集體農莊，都叫些什麼名字。“革命曙光”“十月”“火焰”“前進”“勝利”，或者就那麼個素靜的名字“黎明”，——就在那兒，我們埋葬了雅沙。往後又埋葬了十個人，二十個人，一百個人，一千個人。可是蘇維埃政權存在着，要存在下去，同志們，誰也不能把它怎麼樣。

我當了六年紅軍。十五歲我在基輔軍官訓練班畢業，一畢業就在1919年8月被任命為學員旅第二團第六連連長。

接着我担任营长、混成队指揮員、沃龙涅什城第二十三团团长,最后又担任剿匪的第五十八独立团团长。

当时我很年轻,指揮起来当然比不上夏伯阳。我这也不对头,那也不对头。有时候头都给搞昏了,瞧着小窗子外面想:要能解下軍刀,交出毛瑟枪,去跟小家伙們打打棒球該多好玩!

我常常蹙交,碰釘子,有时候甚至照自己意思蛮干,于是自己人就严厉地阻止我,糾正我,可是这些,对我都只有好处。

我爱紅軍,心想一辈子留在軍隊里。可是1923年,我右边脑袋的旧伤又发作了,忽然病得很厉害。太阳穴里老嗡嗡响,呜呜叫,嘴唇抽动,很不痛快。经过长期治疗,我终于在1924年4月,就在我满二十岁的时候,被以团长名义編入预备役。

以后我就专门从事写作。多半因为我在軍隊里还是个小孩子,我很希望給新的一代男孩子们讲过去的日子是怎么样的,一切是怎么开始,后来又是怎么下去的,因为我看到的不算少了。

我写了些什么書,你們都知道。把最初那几部还很不成熟的东西除了不算,剩下的有:革命軍事委员会、学校、远方、第四座避彈室、軍事秘密、兰色的杯子。

眼下我就要写完一本小說鼓手的命运。这本书講的不是战争,可是里面講的事情严酷而危险,一点都不下于战争本身。

А. К. Зандар

(阿·盖达尔) 1937年

任溶溶譯

目 录

自傳.....	I
革命軍事委員會（夢海譯）.....	1
學校（李復民譯）.....	55
第四座避彈室（曹靖華譯）.....	311
遠方（佩秋、曹靖華譯）.....	337
讓它發光（夢海譯）.....	427
關於各篇的說明.....	465

革命军事委员会

夢海譯

德·杜宾斯基繪圖





1

以前，孩子們偶而跑到这儿来玩，在几座下沉了的、坍了一半的板棚之間跑呀，爬呀。这里很好玩。

曾經有个时候，占領烏克蘭的德国人运来了許多干草和稻草。可是，德国人給紅軍赶走了，紅軍开走之后，又来了盖达馬克的部队①，盖达馬克的部队又給彼特留拉的部队②赶走了，彼特留拉的部队后来又給什么人赶走了。因此这儿留下了一堆堆变黑了的和

①、② 苏联国内战争时的烏克蘭自卫战争。

烂了一半的干草。

自从匪首克利伏洛勃——那个羊皮高帽上纏着黄藍緞带的家伙，在这里枪毙了四个莫斯科佬^①和一个乌克兰人之后，孩子們再沒有兴趣到这儿来爬着玩儿和“捉野猫子”了。几座靜悄悄的、无人过問的、阴黯黯的板棚，依旧留在那儿。

只有箕姆卡，他还常常跑来玩，因为这儿太阳好象晒得特別温暖，清甜的苦艾散发着一陣陣的香味，到处蔓生的牛蒡上，蜂儿安詳地嗡嗡响着。

可是枪毙了的人呢？……早就不在这儿啦！他們已經給埋进大坑，盖上泥土啦。一个要飯的老头儿叫阿夫杰依，托普和几个小小孩兒見了他就害怕，他用两根棒做了个挺結实的十字架，偷偷地把它竖在坟墓上。这件事除了箕姆卡，誰也沒有看見，可是他没有告訴过任何人。

箕姆卡躲在一个僻靜的角落里，留心地向四面張望。看不出有什么可疑，他才从干草堆里翻寻了一陣，从那里取出两个子彈夹、一根步枪通条和一把沒有刀鞘的生鏽的奥地利刺刀。

一开始，箕姆卡先扮演偵察兵，就是跪在地上爬行，到了紧要关头，想象快要接近敌人的时候，連忙伏在地上，非常警覺地匍匐前进，仔細观察敌人的駐地。不知道是僥幸呢，还是今天运道好，他巧妙地避过敌方的打击，悄悄地逼近假想敌人的前哨，在步枪、机关枪，有时候甚至在大炮的密集扫射下，安然无恙地爬回了自己的陣地。

① 革命前乌克兰人对莫斯科政府代表和士兵們所加的綽号。

接着，他配合偵察到的情况，派了一队騎兵前去襲击，大声尖叫地杀进牛蒡和飞帘长得最密的地方，它們受了那样瘋狂的攻击，都还不愿逃命，因而英勇地牺牲了。

箕姆卡非常重视勇敢的行为，因此他把留下来的全都俘虏了。接着，箕姆卡命令他們“整队”和“立正”，用激怒的口气問：

“你們反对誰呀？你們反对自己的工农兄弟嗎？你們要靠这班該死的將軍和海軍上将嗎？”

或者問：

“你們要共产？你們要自由？你們反对合法的政权……”

这全要看他在当时場合所扮演的是哪一方面的指揮員，因为他是輪流着指揮这方面的軍隊，一下又指揮那方面的軍隊。

今天他玩得忘了時間，直听了牲口归栏的鈴鐺声，他才想到應該回家了。

“真糟糕！”他心里想。“現在媽媽准要把我死揍一頓，晚飯怕不会給留的了。”他把自己的武器藏了起来，急忙赶回家里去，一路上考虑着，該怎样撒个謊才好。

可是非常奇怪，他回家以后，并没有受到責罵，这样他就用不着說謊了。

母亲几乎没有注意到他，尽管他在門口差点跟她撞个满怀。祖母手里响着一串鑰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她从貯藏室里拿出来一件旧上衣和一条褲子。

弟弟托普在一个泥堆上，聚精会神地用木片在掘一个小坑。

誰在箕姆卡的背后輕輕把他的褲子拉了一下。箕姆卡回头一